



美人花 如隔云端



鱼幼薇等 著

《飞·魔幻》杂志王牌写手云集

撰写
传奇女子苍凉爱情

◇大玉儿 ◇王昭君 ◇西施
◇文成公主 ◇山阴公主 ◇张嫣

她们是传奇，
烟视媚行笑看风云。
她们是烟花，
繁华背后孤独终老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鱼幼薇等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沈阳·

© 鱼幼薇等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人如花隔云端 / 鱼幼薇等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313-4184-0

I. ①美… II. ①鱼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20127 号

美人如花隔云端

责任编辑 王平 尹明明
责任校对 张斌
装帧设计 米亚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夏七夕 易文娟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数 224千字
印张 8.5
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
印次 2012年3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393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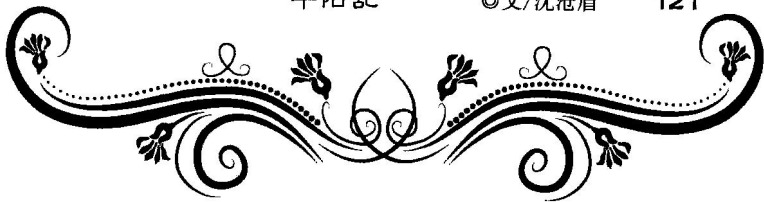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13-4184-0

定价: 1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目
CONTENTS
录


生已为君欢	◎文/鱼幼薇	001
沧海花凋	◎文/杨千紫	019
乱世花蕊	◎文/尤妮妮	029
钟无艳	◎文/柏 颜	047
终身不嫁	◎文/柏 颜	065
长相帆·昭君	◎文/橘文冷	085
千金赋	◎文/橘文冷	105
平阳乱	◎文/沈沧眉	121



CONTENTS
录

花神张嫣	◎文/苏缠绵	133
姑苏台	◎文/萧天若	153
诛心记	◎文/冷青裳	175
一斛珠·梅香记	◎文/语笑嫣然	193
倾国梦	◎文/冷亦蓝	207
昔有佳人公孙氏	◎文/橘文冷	229
无计留春住	◎文/鱼幼薇	249





生已为君欢

◎文/鱼幼薇



十三岁，你我相识。二十六岁，我才终于得以从这相思之苦中解脱。我该满足，这一生，有大半的年华与你相关。

—

飞卿。我又梦见。

长安城的桃花开了、艳了、落了、散了。你也终是走了。

在那个暮烟微茫的下午，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儿，在你的身旁，踏着满地零落的桃花，一字一句地吟咏：“翠色连荒岸，烟姿入远楼。影铺秋水面，花落钓人头。根老藏鱼窟，枝底系客舟。萧萧风雨夜，惊梦复添愁。”

萧萧风雨夜，惊梦复添愁。却不想，许多年前这一语，竟已然成谶。

回首浩渺的烟波江上，再也寻不到那天真烂漫的鱼幼薇。青灯映照，咸宜观内，来了一个女道士。

鱼玄机。鱼玄机。

我时常会忘了，这是在叫我。

耳边回荡的，始终都是十三岁那年，你柔声唤我的那一声：幼薇。

而今，桃花落尽，柳花残。

一别已是经年。

二

长安城，平康里。

父亲死后，我和母亲在这个风流绮帐之地，靠着给青楼娼家浆洗衣物过活。看惯了满楼飘扬的红袖，见多了风流的贵公子，十三岁的我已懵懂地觉出了这人世间的凉薄。

我以为，世间男子皆薄情。所以，当你第一次站在我面前时，我的眼里眉间是掩饰不去的淡漠。

你却在我面前躬下了身子，温和地轻抚我的头。你说：“幼薇，幼薇，我寻你已久。”

我抬眼望你。一袭青衫素衣，两鬓斑白一片，样貌虽有些苍老憔悴，面目却始终是和善温柔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恍惚地觉得，眼前的男子，是那样亲近，像极了我已故的父亲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你就是世人皆知的大诗人——温庭筠。

我始终不愿意相信，你会来这烟花柳巷之地寻我。为的只是一见那传闻中五岁便能颂诗百篇，七岁出口成章的女诗童。

我心中是欣喜万分的。我自小便得父亲调教，诗词歌赋，悉数涉及，只可惜我是个女儿家，无法成就功名。此刻，望着眼前才高八斗的大文豪，我身子一矮，跪倒在了你身前。

“幼薇请老师指教。”第一次，我如此谦卑地跪下。

你依旧是温和儒雅：“不敢当，唤我飞卿即可。”

飞卿，是你的字。我在心中默念了两遍，却始终是缄默不语。你大我三十岁有余，我害怕，这一叫便会失了礼数，冒犯了你。

“随我去江边走走吧，我要考考你的诗文。”

暮春时节，桃花铺满了水面，绿意已是处处漫染。望着轻扬的柳絮，你说：“就以江边柳为题，赋诗一首吧。”

后来，我时常回想，若是这花枝春满的意境里，少了你，也许，我便吟不出那样的诗句。



因为，字字句句总关情。也正是因了这首诗，我看到了你眼中那一丝的欣喜和赞叹，你说，你很喜欢。

喜欢。喜欢。

不知为何，我竟会红了双颊，心中却平添忧愁，于是在你面前轻叹：“幼薇不过是个小女子，喜欢，又有何用？”

你摇头：“不然。我看那些言行有致的道德君子，还比不上你这个小女子呢！”

心中有些轻狂之意。眼前的你，果然如同世人所言，士行尘杂，不修边幅，桀骜不驯。所以，那时，我便以为，你定然是和这世间薄情男子不同。

三

可我还是错了。

原来，即便是你，也放不下那道德的无形枷锁。

一晃，你我相识，已有两年。

那一天，我轻昂起头，迟疑着喊你：飞卿。

若是没记错，这是我第一次，唤你飞卿。我的心里，开始有所希冀，我不想，这一辈子，你只是我的老师。

你的眼中掠过一丝讶异，却转瞬即逝。你笑了，温煦动人，伸出手轻揉我的头发，似有万般宠爱。

我还是问了：“飞卿，我在你的心中，难道，只是学生？”

你眼光闪烁，似有回避：“幼薇，你我之间，是朋友，是知己。”

我如何能相信？脑海里翻来覆去的，是你带着我一同走过的那些美好记忆。

在那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，你带着我去宁谧的山野乡村，牵着我淌过清澈冰凉的溪水，摘下一朵鲜艳的花朵插在我的发间。

你会为我鼓琴吹笛，和我吟诗作对，你说，要是日日都能有此闲情逸致，该有多么好。

你带我去参加各种文人墨客的聚会，眼中的欣喜和骄傲如此清晰可见，你总是略带得意地大声介绍：“幼薇，能诗善韵，是我的学生。”

你看我的眼光中，总是有着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柔情。你替我挡下了宾客们递过来的酒杯，因而时常醉倒席间。若是有人对我做出无礼之举，你也总是会恼怒而不留情面地将他逐出。

这些，都是你的保护、你的疼惜。我如何能够不明白？

也许，我的心意，你也早就明了。所以，你在一次喝醉之后，握着我的手，说：“幼薇，如果，你我不是相差三十二岁，该有多好。”

我的心中震颤，这些，我都不在乎。

只要你，喜欢我。

可是，你还是松开了我的手，你说：“幼薇，希望你能许个好人家，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。”

明明，你的心里，不是这样想。

否则，为何，你的眼角会有泪痕。

四

那一日，阳光和煦。你我一同游览城南的崇贞观，也是在这里，我遇上了李亿。

我在观壁上题了诗：“云峰满月放春晴，历历银钩指下生；自恨罗衣掩诗句，举头空羡榜中名。”

这诗文，恰巧被在此游览的李亿见到。

我没有想到，第二天，你就带了我去见他。

你指着眼前锦衣华服、斯文尊贵的男子，说：“幼薇，这是李亿。乃名门之后、新科状元，现任左补阙官职。李公子昨日见了你题的诗文，很是倾慕赞赏。虽然，李公子家中已有一妻，但是，你们郎才女貌……”

“飞卿！”我打断了你，丝毫不理会一旁的李亿，“你明知，我要的，不是荣华富贵。”

李亿也许不明我的心意，所以他听了，竟是笑了。他说：“鱼姑娘自然不是贪慕虚荣之人，所以大可不必介绍我的官职和背景。在下也是喜欢诗文的人，相信定能和姑娘成为知己。”

我望着意气风发的李亿，忽然觉得站在他身旁弓着身子的你，是这样的老态龙钟、憔悴苍老。我鼻尖一酸，眼眶湿红一片。

“我已经差人去了你家，将你母亲接来。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太过破旧混乱，大才女不能在这种地方屈就一辈子啊！”

李亿始终是自信满满。是啊，他年轻有为、俊朗、家境殷实。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就让我们母女搬离这我一直都想离开的地方。而这点，你却没有办法做到。

有多少女子希望得到他的垂慕，嫁入名门。可我不是。

望着你，我任性地开了口：“飞卿，难道，你就宁愿我成为别人的小妾，也不愿……”

“幼薇！”你急急地打断了我，双唇微微颤抖，“是的，我不愿。”

仿若坠入冰窖，心若寒冰。你牵过我的手，轻抚过我的头。你为我吟诗，为我斟酒，为我弹奏。你如此保护我、疼惜我，你说过，希

望我幸福。

可，你却不愿。

我冷冷地笑开：“李公子，我们择日成亲吧。”

我看到你眼中渐渐暗淡下去，脸上却漾起了一丝苦笑。

心疼，心碎，心死。

飞卿，你懂？

五

十六岁。

我成了李亿的妾。他为我在城郊建了一座林亭别墅，花团锦簇，环境清幽。偌大的庭院，只有我和母亲在这里住，连李亿都极少来，分外空旷寂寥。

我却始终是忘不了，平康里那破落的街。你还会不会顺着熟悉的路，一次又一次地叩响我的家门，轻声地唤一句“幼薇”？

我不在，你一个人走过我家门前的时候，该有多么孤独。

秋风起，天气转凉。不过又是一个寂寥的夜，我倚了庭院的雕花木栏，手中的酒早已凉透。

“苦思搜诗灯下吟，不眠长夜怕寒衾。满庭木叶愁风起，透幌纱窗惜月沉。疏散未闻终随愿，盛衰空见本来心。幽栖莫定梧桐树，暮雀啾啾空绕林。”

“好诗，好诗！”不知何时，李亿已经站到了我身后。他拊掌轻叹，眉间却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忧愁，“幼薇，他走了。今日，他来找过我，托我与你道声别。”

原来，就连他都看出了我对你的深情。却只有你，假装不知。



“他去哪儿了？”我心中百感交集，一开口，却还是你。

李亿的双眉微微一蹙：“我不知。幼薇，你可知道，我为何要娶你？其实，那日，是他让我去崇贞观见你，看到你题的诗，然后介绍你与我相识。他说，只有我的身份和才识，才配得上你的才情。也是他，让我将你母亲接出来，让你们过更好的生活。”

我的双手微微颤抖，酒洒在指尖：“所以，一切，都是他的安排？”

李亿从我手里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：“不是……因为，我对你的感情，是真的。”

我怔住，望着眼前忧愁的男子，不知所措。

我宁愿，他不爱我。

李亿轻轻拥我在怀：“幼薇，我知道你的心意。所以，我才会建了林亭别墅，让你们母女居住于此。我不想，也不愿，强迫于你。”

我伏在他怀里，痛哭起来。

他所做的这一切，于我而言，已是最大的仁慈和宽容。

六

飞卿，你又怎会知道，你的这一片好心，换得的，却是我的另一番苦痛生活。

李亿离开林亭别墅的第二天，就有一个气势汹汹的女子领了一群人闯入庭院，她指着我的鼻尖，似有切齿的恨，道：“你这个狐狸精，为何，要勾引我相公？竟然还偷偷藏在这里！若不是我昨晚差人跟来，还会一直被蒙在鼓里！”

原来，她就是李亿的元配妻子——裴氏。

望着眼前愤怒到歇斯底里的女人，我忽然觉得她很可怜。曾经，

她也是年轻貌美的吧？那时，李亿也许也会将她拥在怀里，说尽柔情蜜意的话。

可是，男人，都是薄情寡性。他甚至连纳妾，都不愿告诉她。

我只是冷冷地站着，看着她疯了似的打砸李亿送我的这一切。也许，是我的态度激怒了她，她拿来了鞭子，将我摁倒在地，狠命地抽打。

鞭子一下下而落，我紧紧地蜷曲在地上，身上的血痕一道道绽放，却始终没有落一滴泪。

飞卿，飞卿，你在哪里？如果你在，你一定会保护着我，不会让我被人欺负。可是，你怎么可以，抛下我，一走了之？

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身上已经擦了药。母亲在一旁，哭成了泪人。李亿红着眼眶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

他流着泪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会这样。”

“请你，休了我吧！不必为了我，影响你和她的感情。还是……让我离开这里吧！”我从他手里抽回自己的手，“只是，希望你能替我，好好儿照顾我的母亲。”

李亿最终还是流着泪答应了我的要求。他写了一纸休书，彻底了断了这短暂得只有两三个月的姻缘。他知道，我定是想要去寻你。可是，天下之大，我又该往哪儿去？所以，他好心出资修葺了位于曲江的咸宜观，容我在那清净之地，等你，寻你。

从此，世上再也没有了那个天真烂漫的鱼幼薇。

长长来路，命有玄机。

我是咸宜观内的女道士，鱼玄机。

只是，飞卿。

不管是鱼幼薇，抑或是鱼玄机。

我心中始终爱着的，只有一个你。



七

忆君心似西江水，日夜东流无歇时。

飞卿，我寻你，已有三年，却始终音信全无。

也许，你已经忘了，我的存在。一日，我回到了平康里，又一次来到熟悉的江边，却不小心听到了有人在谈论我。

他们说：“才女鱼幼薇和李亿郎才女貌，恩爱异常，却因为李亿惧怕妻子裴氏，最终写了休书，将她扫地出门。不过李亿深爱鱼幼薇，便偷偷将她送到了道观里，二人依旧在偷偷往来。不过，近日，他终于将她抛弃，携了一家妻小去扬州赴任去了。”

有人附和说：“鱼幼薇，真是可怜。”

我在一旁听着，轻笑不语。他人不明就里，都冤枉了李亿的薄情寡性了。倘若只是他人的谣传，听过也便罢了，可不巧的是，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。

他们说：“为此，介绍他们相识的温庭筠，前去找过李亿。他还动手打了那个负心汉！”

我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住。

我疯了似的扯住那些人，情绪激动地问：“你们说，温庭筠？他在哪里？”

他们却一个个都只是摇头不知。

我颓然地跌坐在地上。飞卿，你竟然为我动手打李亿。原来，你还是那样在乎我、保护我。可为何，你不来，找我？

我回了道观，在道观外贴了一则红纸告示：

鱼玄机诗文候教。

从此，道观的大门常对外开。只是，无数的文人雅士都来了，无数的风流才子也来了，你却始终不来。

我知道，你是在乎我的。所以，我决定让你愧疚、让你心疼。

我写了无数首诗。诗文上写的，都是我对李亿的哀思。我要让世人知道，我鱼幼薇始终痴情李亿，他却抛弃了我。我只是想要让自己显得可怜，甚至是可悲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后悔当初将我推入李亿的怀抱，你才会来找我。

醉别千麾不浣愁，离肠百结解无由。

书信茫茫何处向，持竿终日碧江空。

红笺小字，无泪有伤。

八

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

我的诗文字字泣血，声声绝望，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了，我因为被李亿抛弃而痛苦心死。他们说我大张艳帜，他们说我这道观不过是个风流之地，他们说我纵情极欲，放荡冶艳。

自此，鱼玄机的艳名越传越广。

你终于还是来了。

老了，瘦了。

你安静地站在我面前，神情颓然而落寞，眼里是深深的心疼。你说：“幼薇，是你吗？”

我望着你，泪如雨下，颤抖着喃喃道：“飞卿，是我！”

你走到桌子旁，拾起桌上的一沓诗笺，这些，都是我为引你来而写的寄情李亿的诗。



“忆君心似西江水，日夜东流无歇时。”你一句句地读着，念到“江陵愁望寄子安”时，终于哽咽，神情悲恸怜惜。

“幼薇，我没有想到，李亿会这样薄情。只是，你又是何苦，如此作践自己……”原来，你真的以为，我写的那些诗句，都是我对李亿的真情。你也信了，我因为他的辜负而看破了红尘，变成了放纵放荡的女子。

我想解释，我想要告诉你，其实，我从来不曾痴情李亿，我的心里，自始至终都只喜欢你。而那些前来找我的文人雅士也都只是和我一同品茗谈诗，这里并不像世人所言，是个风流之地。

可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，小丫鬟绿翘在外面喊：“左名扬左公子在门外求见，可否引他进来？”

我正欲说不见，却看到了你慌乱而不知所措的表情。

你紧张焦灼地推开我，说：“怎么办？他认得我！要是让他看到我在这里！那传出去，还得了！怎么办？幼薇，快找个地方让我躲一躲！”

躲？这一个字，如针般扎痛了我的心。

原来，现在的我，竟会让你觉得如此不堪。眼前的你，真的是那个曾经在满堂宾客前骄傲地介绍我的温庭筠吗？而现在，你连和我在一起都觉得耻辱吗？

心中一片冰凉，我说：“让左公子进来吧。”

我看着你慌不择路，躲进了我的衣柜里。

如此狼狈不堪！要是让人看到大诗人温庭筠如同鼠窜般躲入鱼幼薇房内的衣柜，该是多么可笑！